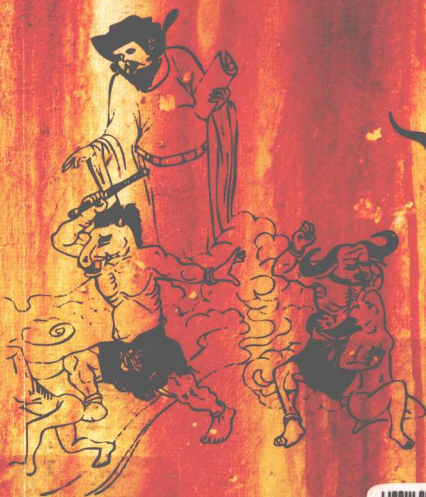


文

陈渐
作品

大唐泥犁狱

佛言。十八泥犁。
人所犯以事善恶轻重入泥犁。
——《十八泥犁经》



YZLI0890145768



陈渐
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唐泥犁狱/陈渐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1

ISBN 978-7-5321-4273-6

I.①大… II.①陈…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44613号

出品人:陈征

特约编辑:师博迟卉

责任编辑:于晨

装帧设计:钱祯

书 名:大唐泥犁狱

著 者:陈渐

出版发行: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印 刷:上海华大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0.25 插页2 字数257,000

版 次: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321-4273-6/I·3302

定 价:27.00元

告 读 者: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36



目
录

001	楔子一	
003	楔子二	
007	第一章	唐朝僧人,天竺逃奴
022	第二章	锯刀锋,闺阁事
036	第三章	大麻与曼陀罗
054	第四章	判官庙,判官语
070	第五章	玄奘,泥犁狱再见!
086	第六章	偷情的女子,窃香的和尚
101	第七章	死去,活来
120	第八章	魏道士,杜刺史
134	第九章	丈夫在床下,何人在床上
149	第十章	天竺人的身份,老和尚的秘密

164	第十一章	凿穿九泉三十丈
179	第十二章	官司缠身幽冥中
194	第十三章	君是何物？臣是何物？
212	第十四章	策划者、参与者、主事者
228	第十五章	这一夜，魂入幽冥
243	第十六章	十八泥犁狱
256	第十七章	在地狱中狂奔
270	第十八章	帝王心术
285	第十九章	自嗟此地非吾土
300	第二十章	终于尾声
308	附录	

楔子一

大唐武德四年，成都空慧寺。

和尚的僧袍拖在石阶与青苔之上，三尺戒刀摩擦着青石，发出金石之音。日色朗照，禅房内似乎幽宓无人，只有远远的几处鸟鸣。

然而当和尚走上石阶，禅房内却传来一声苍老的叹息：“长捷，虽为杀人事，亦是菩提心，但若存了杀人念，你便落了下乘。”

和尚身子一抖，提着戒刀慢慢推门而入。

“终于要动手了吗？”老僧跌坐在蒲团上，含笑看着他。

和尚眼中涌出了泪水，手捧戒刀，木然道：“这把刀，弟子浸泡在深泉中三夜，上有浮游三千；又暴晒三日，上有佛光百尺。特来为师父送别。”

老僧只是微笑看着他，脸上露出浓浓的不忍：“今日之后，对老衲而言，无非一死而已，诸德圆满、诸恶寂灭。三界红尘，再不入我眼。可你……今日之后，诸天神佛，将再不会庇佑你；世人亲朋，再不会赞颂你；这大唐天下，将再无你的立足之地；你内心的戒律也会轰然崩塌，你将终生躲藏于黑暗之中，逃避着自己的内心。你的修行将永远不会圆满，死后沦入泥犁阿鼻狱，受那无穷无尽亿万劫的苦……这些，你能忍受吗？”

“弟子……”和尚的额头冷汗涔涔，却咬牙道，“弟子纵九死而不悔。”

“死，是最简单的事啊！”老僧摇了摇头，叹息了一声，“或许，这便是你的修行之路吧！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在桥上过，桥流水不



流。咄——”

一偈唱完，闭目垂眉，宛如入定。

和尚忽然泪流满面，伏地大哭，随后手中戒刀一挥，颈血上冲三尺，老僧的头颅砰然掉下。

戒刀叮当落地，这一刹那，和尚的脸上血痕弥漫，竟有一丝狰狞之色。他兜起僧袍，裹住老僧的头颅，踉踉跄跄地站起来，一步步朝禅堂外挨去。

千年古禅堂，百年青石阶，淋淋漓漓洒了一路的鲜血……

楔子二

大唐武德六年，河东道霍阳县。

县衙门在城东，面前是繁华的正街，衙门口坐北朝南，开着八字墙，墙上张贴着各种公告，日晒雨淋，现出斑驳的颜色，风一吹，破烂的纸片从墙上撕裂，被风卷着飘扬远去。

霍阳是河东重镇，从黄河渡口的蒲州去太原的必经之地，人烟繁华，商旅众多，县城热闹无比。这一日黄昏，就在正街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一名灰袍草鞋的僧人远远走来，他手中持着一只红檀木的木鱼，手里的木槌有节奏地敲击，发出悠远的响声，和这喧嚷的大街很是不搭。

那和尚到了县衙的八字墙外，看了看台阶上架着的鸣冤鼓，并不去敲，忽然诡异地一笑，手里敲击着木鱼，抬脚走上台阶。

二堂上，霍阳县令崔珏斜倚在一张红底轧花羊毛毡上，翻看着凭几上搁的卷宗。唐代不曾有后世出现的桌椅，大都是坐在地上，贫民铺有草席，富贵人家则铺有羊毛坐毡，或者以低矮的床榻作为坐具。非但日常生活如此，连衙门里也都一样。

正在此时，忽然听见仪门外响起嘈杂的声音，木鱼声声，震荡耳边。

“怎么回事？”崔珏不高兴地道。这位县令二十有八的年龄，相貌儒雅，脸上挂着淡淡的笑。纵使穿着绿色官衣，戴着软脚襪头的官帽，也没那种严肃气概，懒懒散散的，颇有魏晋名士的风度。



门外有胥吏奔了进来：“启禀大人，衙门外有个僧人闯了进来，非要面见大人。我说大人正在处理公务，稍后通报，他居然大力敲起了木鱼。”

那胥吏话音未落，木鱼声中，一声佛偈响起：“一钵千家饭，孤僧万里游。为了生死事，乞化度春秋。明府大人，贫僧不远万里而来，特来向大人化个缘法。”

崔珏笑了：“这和尚有点意思，请来吧。”

和尚在差役的带领下，一脸平和地走进堂上，也不待招呼，径自在崔珏对面盘膝而坐。

“大师法号怎生称呼？”崔珏见这和尚粗狂，也不起身，淡淡地问。

“法号是甚？”和尚一翻眼珠，冷冷道，“只为佛前一点缘，何必名目污人间。”

“哦？”此时禅宗还没有兴盛，净土宗风靡大唐，打机锋的和尚不多，崔珏一时新鲜起来，含笑问，“和尚从何处来？到何处去？”

“从娘胎里来，到我佛钵盂中去。”和尚道。

崔珏无奈了：“那么……法师来找下官有什么事？要化什么缘法？”

“贫僧要化的物事，只有大人才有，因此不远万里而来，只是不晓得大人给不给了。”和尚倨傲地道。

崔珏哑然而笑：“下官又有什么是别人没有的？”

“大人这条命！”和尚古怪地笑道，“这颈上头颅，身外皮囊。”

崔珏脸上变色，跪坐而起，脸色阴沉地盯着和尚：“法师在开玩笑？”

“这一路上，风霜磨去我三件僧袍，黄土洗掉我九双芒鞋，”和尚缓缓道，“只有我手中木鱼，越磨越光，可以照见我心。是否当真，我自己看得清清楚楚。”

崔珏神情凝重，见这和尚年有三旬，面皮粗粝微黑，满头满脸都是风霜之色，身上的僧袍补丁摞补丁，早已破得不成样子。脚下的芒鞋更是连鞋底都穿了，脚跟直接踩在了地上。一双大手骨节宽大，茧子粗厚。看来确乎行走万里，不是来跟自己开玩笑的。

“下官这条命,怎么会引起法师的兴趣?”崔珏心神慢慢稳定,脸上甚至带着笑容。

“你生于前隋开皇十四年,三岁能颂《论语》,七岁能做文章,年方弱冠,就名满三晋,诗词文章更是号称前隋第一,时人称许为‘凤子’,因此你便以凤子为号。不过你命途多舛,平生不得意。及冠之后,尚未来得及施展,就赶上隋炀帝三征高丽,天下动荡,民不聊生,只好避难山中,这一避就是五年。大人可为少年志向难酬感到悲哀么?”

和尚的话在崔珏心中激起了滔天骇浪,他从容的脸色慢慢变得灰白,半晌才喃喃道:“果真如大师所言。”

和尚也不理会,继续道:“五年后,如今的皇上为太原留守,听到你的才名,征辟为留守府参军,你本以为可以出人头地,一展抱负,没想到第二年皇上就兴兵反隋。本来皇上定鼎大唐,若不出意外,你跟着他进入长安,到如今怎么也是朝中重臣。可偏偏大军南下霍邑,你立了一场大功,改变了你的一生。皇上受阻,你崔大人献策,合围诱敌,击破了宋老生的隋军。于是皇上就命你为霍邑县令,驻守要地。宋金刚大军压到城下,你率领三百民军敢发动夜袭;霍邑守将寻相要投敌,你带着两个家人敢到他府上行刺。霍邑被破,你率领全城百姓避难霍山之中,连一粒粮食也没留给敌军。刘武周、宋金刚被灭后,你治理霍邑,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百姓们无不安居乐业。我想问你,如此大功,为何皇上在位这么多年,你仍旧是个县令?”

听这和尚将自己前半生的经历娓娓道来,崔珏不禁呆若木鸡,手中握着卷轴,指节发白:“求师父指点。”

和尚陡然喝道:“心如泥犁火,本欲起无名。婆婆三千界,烧个铁窟窿!你相貌虽然文弱,但你的眼睛却燃烧着赤裸裸的、毫不掩饰的野心和欲望。在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位置会是你的终点,你永不满足,不知疲惫。身居上位者,若不知你的欲求在哪里,他如何敢用你?”

崔珏身子一震,陷入沉思。

“哈哈,贫僧就为你指一条明路。”和尚怪笑一声,“大人应该知道,西方



鬼世界，有泥犁之狱？”

“泥犁狱？”崔珏愕然片刻，他通读各教经典，自然不陌生，点点头，“按佛家说法，泥犁狱是欲界六道之一，佛家有《十八泥犁经》，说道，人死后，为善多者上天，为恶多者入泥犁。共有八热、八寒、游增、孤独等十八处。也有人译作‘泥犁耶’、‘捺落迦’，还有人称之为‘地狱’。”

和尚拈指微笑：“凤子之名，当真不虚。贫僧愿带大人前往泥犁狱一游，大人可愿意吗？”

崔珏彻底呆住了。

“有泥犁之王，名曰炎魔罗，欲在东土重开泥犁狱，掌管泥犁轮回，审判六道善恶，如今还缺一判官。大人的智慧冠绝东土，透彻人心，霍邑百姓传言大人审善断恶，从无错讹，霍邑十万玲珑心，都比不上大人心有七窍。泥犁污秽，人间罪恶所集，正好借大人这千丈的无明业火压一压邪秽。不知大人意下如何？”

那和尚淡淡地笑着，眸子里燃烧着怪异的光芒。

“本官……我……我……”崔珏张口结舌，额头汗如雨下，竟不知如何回答。

“虚负高才，襟抱难开。这人间已经与你无缘，泥犁狱里或许是你一展抱负的地方。”那和尚哈哈大笑，“贫僧言尽于此，这缘法化与不化，大人且自己思量。”

说罢，僧人狂笑着走出县衙。早已入夜，衙门里阴森幽暗，只有木鱼声悠悠地远去。

是夜，霍邑县令崔珏，以一条白绫自缢于庭前树下。

第一章 唐朝僧人,天竺逃奴

大唐贞观三年,春三月。

霍邑县的正街十里繁华,酒肆遍地,商旅们行色匆匆,贩夫走卒沿街叫卖的声音此起彼伏。这里是从长安通往太原府的必经之路,自从武德七年大唐削平了最后一股割据势力辅公佑,唐朝境内一统,乱世结束,大唐突然便焕发了难以置信的活力。武德九年李世民在渭水便桥和突厥结盟后,北方边境的威胁也减弱,从河东道到塞北的行商也日渐多了起来,霍邑日渐富庶。

这一日,县衙正街上远远走来一名僧人,这僧人年有三十,眉目慈和,举止从容,皮肤虽然晒得微黑,却有一股让人情不自禁感觉亲近的力量。身上灰褐色缁衣虽然破旧,有些地方都磨得只剩几根丝线,却浆洗得干干净净。背上一只硕大的胡桃木书箱,看样子书箱挺重,肩上的绳子深深勒进肉里,那僧人仍旧腰背挺直,步履从容,无论何时何地,脸上都带着淡淡的笑容,仿佛眼内的一切都让他充满了喜悦。

而这和尚身后,却跟着一个满脸大胡子、高鼻深目、肤色黝黑、偏生裹着白色头巾的西域胡人。这胡人身材高大,背上背着个大包袱,一路上东张西望,顿时引起了百姓的围观。这时候来大唐的西域胡人虽多,却大多聚居在长安和洛阳一带,然后就是南方沿海的广州、交州、潮州和泉州,这河东道的



县城倒是很罕见。

在一群儿童跳跃拍手的跟随下，这怪异的二人组合来到了县衙门口的八字墙外。

在衙门口值守的差役也惊讶了老半天，见那僧人走上了台阶，才问：“这位法师，你到县衙有何贵干？”

那僧人施礼道：“贫僧玄奘，从长安来，希望拜谒贵县的明府大人。”

“哎哟，”差役吃了一惊，“长安来的高僧啊！可是不巧的很，我们县令大人前日去汾水堤岸巡查春汛去了，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您老等着，小的这就去找个胥吏问问。”

玄奘合十道谢。这个差役风一样跑了进去，另一个差役则殷勤地帮他背上的书箱解了下来：“法师，您老先歇歇。”书箱猛地一坠，差役险些没托住，“呦，这箱子这么沉……您就这么一路背着啊？”

旁边伸过来一双大手，轻轻地接住。那个胡人提着书箱轻轻放在地上，笑道：“这是宝贝。玄奘大师的，几十卷的，经书，从长安背着，到这里。”

玄奘呵呵一笑，并不言语。

差役瞅了瞅这胡人，见他汉话说得虽有些结巴，发音却很准，不禁有些稀罕，笑道：“你是哪国的？突厥？回鹘？还是沙陀？”这些年隋唐交替，连年征战，连乡野村夫都能把西域诸国说出来几个。

“我……”胡人摸了摸自己胸口，大声道，“天竺人，中天竺，波罗叶。”

“天竺……”差役挠挠头，显然没听说过。

波罗叶伤了自尊心，嘴里咕哝几句，显得有些懊丧。

玄奘道：“海内诸国，如恒河沙数，有远有近，有亲有疏，哪是所有人都能够明了的。”

波罗叶脸上现出尊敬的表情，躬身称是。

这个天竺人波罗叶，是玄奘从长安出来的路上“捡”的。他本是天竺戒日王的驯象师，四大种姓里的首陀罗，贱民阶层。武德九年的冬天，中印度名僧波颇蜜多罗随唐使高平王李道立从海道来唐，住在大兴善寺。随着

波颇蜜多罗一起来的，还有戒日王送给当时的皇帝、如今的太上皇李渊的两头大象；随着大象一起来的，自然便是这位天竺驯象师了。

可波罗叶倒霉，这大象在大海上晃悠了几个月，又踏上唐朝的土地，一时水土不服，竟死了一头。这可是重罪，到了长安就被使团的首领关了起来，打算返回中天竺，交给戒日王治罪。波罗叶很清楚，以戒日王酷爱重刑的脾气，自己让他在大唐丢了大面子，要么烧死他，要么砍断他的手脚，于是他心一横，干脆逃跑算了，好歹这大唐也比自家富庶，不至于饿死。

这波罗叶擅长瑜珈术，偏生大唐的看守还不曾想过提防会这种异术的人，于是波罗叶把自己的身体折成一根面条一般，从鸿胪寺简陋的监舍里逃了出来，开始在大唐的土地上流浪。

这一流浪就是两年，直到去年冬天碰上玄奘。玄奘一是见他可怜，二来自己研习佛法，需要学习梵文，了解天竺的风土人情，便将他带在身边。这波罗叶觉得跟着和尚怎么都比自己一个人流浪好，起码吃住不用掏钱。况且这个和尚佛法精深，心地慈善，从此就不愿走了，一路跟着他。

波罗叶人高马大，汉话也不甚利索，却有些话痨，当即就跟那差役闲扯起来，两人聊得热火朝天，几乎就有点拜把子的冲动。便在这时，先前那个差役急匆匆地从衙门里奔了出来，身后跟着个头戴平巾绿帻的胥吏。

那胥吏老远就拱手施礼：“法师，失礼，失礼，在下是县衙的典史，姓马。”

“哦，马大人。”玄奘合十躬身，“请问明府大人何时能回来？”

“嘿，不敢称大人。”马典史满面堆笑，“春汛季节，郭大人担忧汾水的堤坝，巡视去了。这都好几日了，估摸快的话今日申酉时分能回来，慢的话就明日上午了。法师找郭大人有事？”

“有些旧事想找明府大人了解一下。”玄奘道，“贵县明府姓郭？”

“……”马典史一阵无语，心道，原来这法师连大人叫啥名都不知道啊？

“对，姓郭，讳宰，字子予。武德七年从定胡县县丞的任上右迁到了霍邑。”

“既然如此，贫僧这就先找个寺庙挂单，等明府大人回来，再来拜访。”玄奘道，“据说霍邑左近有座兴唐寺，乃是河东道的大寺，不知道怎么走？”



“哦，兴唐寺就在县城东面二十里的霍山脚下。”马典吏笑着问，“还不知大师的法号怎么称呼？”

“贫僧玄奘，乃是参学僧，受具足戒于成都空慧寺。”玄奘道。

参学僧就是游方僧，以到处参学、求证为目的，四方游历，这种僧人一般没有固定的寺院，到了哪里就在哪里挂单，只需出示自己受过具足戒后经国家机关发给的度牒即可。按唐代规定，正式的僧人，也就是受过具足戒的僧人，拥有免除徭役的特权，并授予三十亩口分田。

玄奘以为这位大人在查验自己的资质，回答得甚是详细，没想到马典吏一听就愣了：“你……你是玄奘法师？把江汉群僧辩驳得哑口无言的玄奘？嘿，据说苏州的智琰大法师辩难输了，竟伤心得哭了！这是真的假的？”

玄奘也有些意外，没想到自己的名声居然传到了三晋。他二十一岁出川游历，从荆襄到吴、扬，再到河北，就像一阵龙卷风扫过。佛家各个派别的经论，各大法师的心得，无不被他深究参透，直至最后辩难，连自己的师父也无法回答，才怀着疑惑而去。

相比起来，智琰法师组织江汉群僧与他的一场辩难，在玄奘的经历中，不过是一朵细小的浪花而已。不过一个年轻的僧人对付十几个成名已久的高僧，把他们说得理屈词穷，在外人看来，那是相当传奇的一幕了。

玄奘摇摇头：“智琰法师的悲叹，不是因为不及贫僧，而是因为道之不弘，法理难解。”

马典吏可不大懂什么法理之类，他只知道，眼前这个和尚大大的有名，佛法精深，神通广大。于是更加热情：“呃，法师先别忙着走，在下先带您到一个地方看看。”

玄奘一阵错愕，这马典吏不由分说，命两个差役抬着大书籍，就带着他上了正街。马典吏太过热情，玄奘也不好拒绝，只好跟着他走，也没走多远，朝北绕过了县衙，进入一条横街，走了五六百步就到了一处宅第前。门脸不大，也没有挂牌匾，但门口的两尊抱鼓却说明这户人家乃是有功名的。

“法师，”马典吏介绍，“这里就是县令大人的宅子，前衙后宅，大人的家

眷都住在这里。左边是县丞大人的宅子,右边是主簿大人的宅子。你且稍等片刻,我去和夫人说一声。”

玄奘不禁有些发怔,自己明明说要去兴唐寺挂单,这马典吏怎么把自己领到了县令的家里?虽说富裕人家供养佛僧很常见,只要你有钱,请僧人住上几个月些许年也没问题,可县令不在,难道还能住到他家不成?

马典吏叩了叩门环,一个小厮打开角门,见是他,急忙让了进来。马典吏匆匆走了进去,叮嘱那小厮要好好看顾法师。小厮好奇地看着这群人,还没等他说话,就被波罗叶黏上了:“小弟,多大年纪咧?叫啥名捏?家里几口人?阿爹和姆妈做啥的……”

一迭声的问话把小厮闹得发懵。玄奘也无奈,这厮在大唐流浪了两年,别的不学好,却学了一口天南地北的方言,还喜欢掺杂到一块用……

这时,一个相貌平庸的大丫鬟从宅子里走了出来,到了角门,探头看了看玄奘,一脸狐疑:“你就是长安来的僧人?你可通驱鬼辟邪之术?”

听了前一句,玄奘刚要点头,后一句顿时让他无语了,只好硬生生地顿住,苦笑道:“贫僧修的是如来大道,驱鬼辟邪乃是小术,贫僧修道不修术。”

“天奶奶呀!”出乎他意料,这大丫鬟眼睛一亮,平庸的脸上竟露出光彩和姿色,惊叫一声,“驱鬼辟邪还是小术啊?哎呀,可找着高僧啦!大师,请,快请!死球儿,还不开中门?”

玄奘瞠目结舌地看着她,这位大姑娘……理解力也太成问题了吧?

还没等他解释,那个叫“死球儿”的小厮一迭声地跑进去打开了大门,这时候马典吏也出来了,一脸堆笑:“法师,夫人有请,快快随我进来。”

玄奘无奈,只好随着马典吏走进了宅子。后面的波罗叶早就和小厮混熟了,笑嘻嘻地看着他:“我说,你连你,爷爷奶奶的名儿,都告诉,俺了。咋不告诉俺,你叫啥名。原来,你叫,死球儿。”

那小厮一脸涨红,恼道:“我不叫死球儿。”

“那你,叫啥?”波罗叶奇道。

“球儿!”小厮怒目而视。



这座内宅其实是县衙的三堂,和前面通着,县令从自己家穿过小门就可以去二堂办公,不用走大街。内宅也挺宽敞,迎面是一座厅堂,三间宽阔,左右是仆妇下人的耳房,厅堂后是内院,是县令家眷的住处。厅堂侧面还有个月亮门,通向后花园。

马典史和大丫鬟莫兰陪着玄奘进了会客厅,地上铺着花色羊毛坐毡,莫兰招呼众人坐下。马典史却让那两个差役放下大书箱,说自己还有公务,不能久留,告罪一声,跟着他们离开。玄奘想要阻止,莫兰却好像巴不得他走,连连摆手,让球儿抬过来一张食床,奉上几样茶点,道:“法师先稍等片刻,我家夫人即刻便来。”

玄奘不解地道:“女施主,不知马大人将贫僧带到这里,到底有什么事?”

莫兰犹豫了一下,道:“马大人是受我所托,找一位高僧来驱邪祟,具体情况,他并不知晓。事关县令内眷,他也不方便与闻,因此……还请法师莫怪。”

“祛邪祟?”玄奘哑然失笑,“贫僧已经说过,我修的是佛法,而非法术,佛法经咒是让人明理的,法事也是让众生明理受益的,那种驱鬼神、祛邪祟、呼风唤雨、符篆咒语,不是佛家正法。你还是去找个寺庙,甚或寻个道士好些。”

这大丫鬟显然不信,也怪马典史把他吹嘘得狠了,长安来的高僧啊!十年游历天下,辩难从无败绩的高僧,怎么可能不懂法术呢?

“法师,我伺候夫人这么多年,见多识广,大多数道士都是骗人的。”莫兰露出些尴尬的表情,“咱们霍邑的兴唐寺虽然灵验,可近在咫尺,有些话不方便让他们知晓……法师来自长安,云游天下……”

她话没说完,玄奘自然也听得出来,敢情是因为自己是个外地僧人,哪怕知道了夫人小姐们的隐私,办完事就走,不会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让人尴尬。

他苦笑一声:“好,你先说说吧。”

